

桑榆晚情

□记者 杨文静 特约通讯员 王占国 文/图

练北辰：83岁的个性老汉

在洛龙区关林镇练庄村的菜市街上，住着一位颇有个性老先生。他虽已是83岁高龄，但依然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，怀揣梦想。

这位个性老人叫练北辰。中午天热，他不往阴凉处躲，却戴着草帽，站在家门口看他的玉器摊儿。“别看俺年纪大，他有爱好，有理想，生活充实得很！”练北辰的独生女儿练玉凤自豪地说。

练北辰是嵩县大章乡赵岭村人，年轻时，他在村里当过多年赤脚医生。1983年来到洛阳后，他开过诊所，还在关林附近开过一个工艺品商店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的商店关门了，可是年过花甲的练北辰并没有“退休”，又跟朋友学起了古玩买卖。就是在这时，他体会到了收藏古玩的乐趣。

只是图个高兴

“对古玩我也不太懂，可就是喜欢。”练北辰抱着一个大肚子的陶罐说。他认为这个陶罐是汉代的，可说不出有什么依据，只说是“他们说的”。显然，他完全相信“他们”——身边一些朋友的判断。

虽说练北辰不是行家，他倒也刻苦钻研过，老屋里有好几个大木柜子，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，除了医学、文学、历史方面的书外，还有不少就是和古玩收藏有关的。如今，他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放那些宝贝：残破的镇墓兽、缺口的青花瓷、模糊的古铜镜……还

有许多不知名的瓦罐儿。虽然都不是什么顶级的宝贝，但是在练北辰看来，它们“都是好东西”，看着它们，他心里高兴。

“好东西”就不卖

说起那个残破的镇墓兽，练北辰激动起来。他说：“这是个宝贝，我要上交。交给国家我才放心。”可是，练玉凤却告诉我们一件事——去年春天，练北辰听说有专家来洛阳鉴宝，就用编织袋装着这个镇墓兽，要去找专家鉴定。练玉凤不同意，说：“这么远的路，还下着雨，你拿着这么宝贝的东西去，万一弄坏了咋办？”见女儿阻拦，练北辰很生气，举起拐杖作势要打。无奈，练玉凤只好陪他一起去。“是唐代的还是汉代的，我也忘了，反正不是国家一级文物。”练北辰很失落，可他依然执拗地认为“这镇墓兽是个宝贝，早晚要交给国家”。

近两年，为了自己晚年的理想——把记了几十年的日记整理出版，练北辰卖了不少东西筹钱，可这镇墓兽他坚决不卖。“前段时间，有人出价5000元要买，我都没答应。”

为出书要挣钱

奋斗了一辈子，辛苦了一辈子，练北辰攒的钱都“捐”给自己的兴趣爱好好了。

1997年，练北辰被查出患有食道癌，自那以后，他开始发奋写书——把自己的日记整理成一册《小民春秋》。食道癌奇迹般地



被他用自配的中草药治好了，重获健康的他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出版《小民春秋》。于是，他把以前开店剩下的工艺品都找出来，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，为出书努力挣钱。

现在，每天练北辰都要乐呵呵地欣赏几遍自己的藏宝，兴冲冲地出去摆摊挣钱，日子过得充实极了。“其实结果不重要，老人家高兴才是最难得的。”村口开出租车的师傅都对练北辰竖起了大拇指！

沧海一粟

母亲的 苦瓜情结

□钟志红

每到这个时节，母亲的菜篮子里总少不了苦瓜。年逾花甲的她常蹬着老年代步三轮车，从城里到10多公里外的乡镇采购，乐此不疲。乡镇的苦瓜新鲜，个头也大，更重要的是价格也便宜，每公斤能比城里便宜三四毛钱。

那天，我带着妻儿回家看望母亲，见饭桌上有一碟干煸的苦瓜。母亲干煸苦瓜的工艺十分简单：将苦瓜切成薄片，放进油锅里炒，炒熟后稍加些盐即可。这碟苦瓜的味道与我小时候吃到的几乎一样。

触景生情，我问母亲还记不记得我们弟兄小时候第一次吃苦瓜的情形。母亲说：“老皇历了，谁还记得！”

20世纪70年代末，食物和日常用品大多都要凭票供应。那时，父母要赡养老人，还要供我们兄弟吃饭读书，家徒四壁、捉襟见肘的情形可想而知。为了保证正在长身体的我和弟弟不缺营养，母亲总是将自己舍不得吃的肉、蛋、糖不断地塞进我们口中。

有一天中午，我们发现灶台上放着一碗母亲吃的剩菜。最先发现剩菜的是弟弟，饥不择食的他以为是是什么好东西，从碗里抓起剩菜就往小嘴里填。可是，还没嚼两口，他就吐了出来：“哥哥，这菜好苦……”我也悄悄地尝了一口，随即也吐了出来——这是我们第一次吃苦瓜的情形。

没过几日，母亲又躲着我们在厨房里以苦瓜下饭，而我和弟弟的碗里盛着母亲用粮票换来的炒鸡蛋。望着狼吞虎咽的弟弟，已经稍微懂事的我那顿饭吃得很不不是滋味。我问弟弟爱不爱妈妈，他不住地点头。我说：“妈妈让我们吃鸡蛋，可她却却在偷着吃那么苦的菜……”

那天，我和弟弟抢着把母亲碗里的苦瓜吃了个干净。母亲惊讶地问我：“好吃吗？”我毫不犹豫地拼命点头。当看见母亲的筷子别无选择地伸向我们碗里的炒鸡蛋时，我们偷偷地乐了。

第二天的午后，母亲顶着烈日从市场上背回了一篓苦瓜。进门后，她还没来得及拭去汗珠，就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：“今天买得多，价钱更便宜……你们爱吃这菜，怎么不早告诉妈妈呢？”随后，母亲特意放了些菜油，干煸了很大一盘苦瓜，并给我和弟弟各盛了满满一碗。

看着碗里的苦瓜，我和弟弟低下了头，像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。弟弟忍不住告诉母亲：“都是哥哥，不想让你吃苦的菜……”

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看见母亲晶莹的泪珠顺着脸庞无声地滑下去。

那年我7岁，弟弟5岁。



老有所乐

□周运

我和老伴

赛飞镖

老伴的单位要举办退休职工运动会，其中有飞镖比赛。她翻出几年前外孙玩的飞镖，先在家里练身手，争取拿个好成绩。

老伴把镖盘挂在客厅的挂毯上。挂在这儿真是巧妙得很，打了“飞子”也不至于在墙上扎眼儿。于是，每天上午做完家务或午睡醒来，她就开始练。起初，她六支镖才打30环左右，平均每支镖仅中5环左右。虽然基础差，但架不住天天练，后来，她的成绩逐步提高，一次六支镖竟打中了三个10环，平时可保持40环以上的好成绩。在单位举办的比赛中，她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

一天，老伴对我说：“现在我的成绩已经赶上你了，咱们天天比赛吧。”老伴是个有心计的人，她订了一个小册子，打上格子，上面写好两人的姓名、比赛日期和成绩，每次比赛都做好记录，排出名次。开始那几天，常常是老伴夺冠，可过了一段时间，拿第一名的又常常是我。一次，我超水平发挥，六支镖打了三个10环，共打52环，遥遥领先于老伴。我高兴得像足球运动员踢球一样，振臂高呼，笑逐颜开。老伴说：“瞧你那高兴劲儿，活像我那小外孙。”

在我们老两口练飞镖的过程中，我深深感到这是一项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健身活动。你想啊，飞镖怎样打好——要用脑；瞄准靶心——要用眼；用力投掷——要用臂；站立挺直——要用腰；全身稳定——要用腿和脚。你看，从头到脚都得到了锻炼，这真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，怪不得飞镖比赛已成为国际性的比赛项目了。

现在，每当女儿、女婿带孩子来了，我们就在饭后茶余，来一次全家老少三代的比赛；朋友、邻居前来作客，有时也会进行一场友谊赛。赛飞镖既让我们锻炼了身体，又给全家人带来了温馨和欢乐，真好。



这是我岳父岳母的结婚照，拍摄时间是1956年的秋天。当时岳母18岁，岳父比岳母大10岁。说起这张站立式结婚照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

岳父解放前参军，经历过淮海战役，解放后又赴朝鲜作战。因作战勇敢，他从朝鲜回来后成了连长。1956年，岳父接到命令，要随部队开拔到新疆。这时，他的父亲急了，让他赶紧回家完婚。新娘长的什么样，岳父根本不知道，只知道是同村的人。但父命难违，况且他也确实不小了，便向部队请假回家结婚。

到了家，岳父才知道新娘比自己小10岁，自己当初参军时，她还是不懂事的娃娃，现在已经长成俊俏的大姑娘了。岳母满心想要嫁给岳父，因为那时嫁给解放军的军官很光荣，

影像岁月

岳父母的 结婚照

□王大庆

用村里人的话说，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况且岳父长得很英俊，个子也比她高出一个头。

本来两人是要到县城拍结婚照的，可家里老人要风光，就请照相馆的师傅到村里来拍照。据岳母回忆，照相师傅当初是让他们坐着拍照的，说这样端庄，可岳父坚持站着照，因为这样更能显出他一身戎装的英姿。岳母自然是随着岳父。拍照时，岳母特意把两根小辫子梳得整整齐齐，扎上了两个粉红色的蝴蝶结，满脸幸福、略带羞涩地站在岳父身旁；岳父呢，一身戎装，皮鞋擦得锃亮，昂首挺胸，很是精神。两人旁边还有些花草衬托，就这样在岳父自家的庭院里，两人站着拍了这张结婚照。

如今，老两口一个年过八旬，一个年逾七十，每当翻阅相册看到这张结婚照，他们的心头仍然满是甜蜜。

副刊

投稿:gyz0111@yahoo.com.cn

电话:65233688